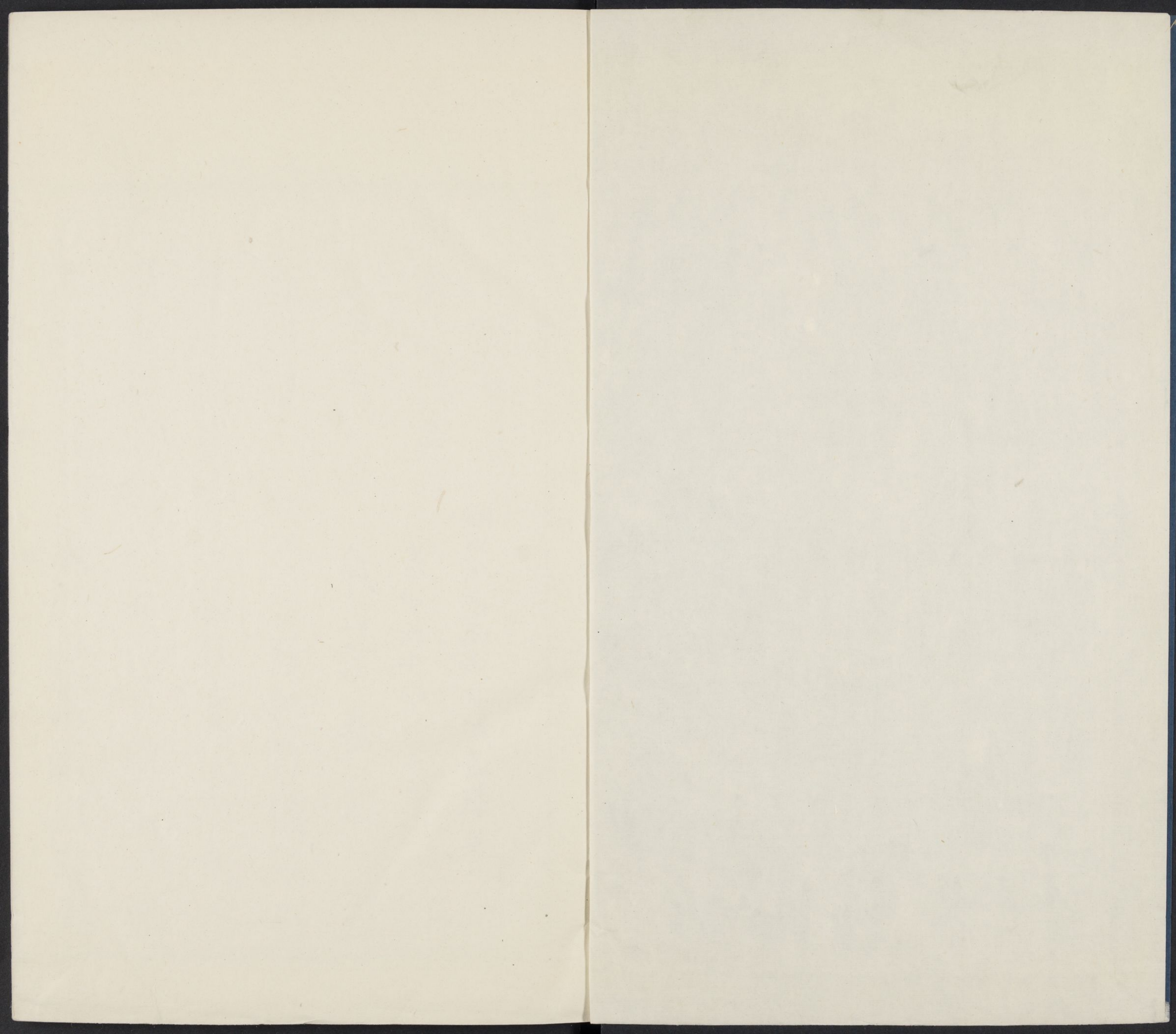


T3143/3242.80

河南通志



河南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國家定鼎燕京

為十四布政使司

方營諸一人之身

卑位而腹心實居

以來兵火相仍郡

疎戶口民流散心

3143/3242-8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39

河南通志序

國家定鼎燕京自畿輔以外分天下
為十四布政司而兩河獨樞紐四
方譬諸一人之身四體百骸粲然
畢備而腹心實居其要云自明季
以來兵火相仍郡邑丘墟土田荆
棘戶口耗減腹心受病視四肢為



序目一本 卷二一本

卷四四本 卷五二本

順治河南通志抄配卷數等

河南通志
較甚欲驟起凋瘵而血肉之憂憂
乎其難哉余奉

命填撫茲土閱兩稔餘矣歛貪墨勸
農桑興學校厲軍實蚤作夜思罔
敢暇逸修舉廢墜漸有可觀而竊
竊中州全盛之遺則未之或逮也
因思嵩室磐石于鞏洛天中貫乎九

丘太行北峙崤函西拱黃河淮濟
擅四瀆之三汴洛兩京扼都會之
要士習淳龐民風勁質聖賢豪傑
之篤生道德詩書之闡教輝映古
今不知凡幾矣而戈鋌煨燼之餘
文獻無徵何以昭治法颺盛典哉
舊有通志一書明天順間創始于

提學副使劉公昌後十餘年副使
胡公謚略加芟潤後八十年續修
于都御史鄒公守愚又三年而告
成于都御史潘公思迄今百三十
年矣記載缺然余竊悲之爰檄郡
邑各修厥乘顧以編次倉猝舛訛
實繁更屬分巡大梁道副使沈君

荃補其缺略訂其紕謬殫筆削之
勞窮晝夜之力自春徂夏遂有成
書余不揣疎陋覆加裁正焉凡山
川之修阻人物之烜赫文藝之菁
英以及輿圖星緯城池疆域田賦
戶口風俗物產祠祀古蹟之屬試
一展卷瞭如指掌不亦詳而核備

而要歟夫志者記也記已往所以
詔將來也李廌有云洛陽盛衰天
下治亂之候也豈非腹心有安危
而肢體之榮悴因焉兩河昔當繁
庶以腹心之暢適爲肢體之粹盎
故前代重熙累洽四海晏然民至
老死不見兵革迨巨寇流毒中州

以腹心之鬱結成四體之凋瘵而
天下岌岌矣今

至仁在宥思急起而血肉之太平之
運實基于此倘因循故事不加振
刷彼丘墟者何以烟火荆棘者何
以桑麻耗減者何以殷富而中州
全盛之遺將終不可見乎則是志

之徵信于前而併垂戒于後係誠
鉅也後之人蒞斯地也披斯志也
惓惓乎腹心之重予以暢適而不
予以鬱結豈惟中州之福實天下
之幸而余謬附纂輯之役且亦與
有榮施矣

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仲夏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兼理河道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加一級河東賈漢復撰

河南通志序

歷代有史郡邑有志紀事焉爾周
官職方掌之史詳大志詳小土物
方言義取乎其備也然則美惡並
書史氏濇也志何以書美不書惡
各言其鄉諱辭焉爾古者西都鎬
東都洛惟梁始汴有宋京之天文

誤以房心分野何誤乎爾周南則
柳汝南則張召南則氏汴亳則角
亢魏衛覃懷則壁室星躔四方豫
州天下之中也禹貢包絡九州至
秦郡縣星離豆割豫且析而爲百
龐雜莫紀扶風志輿地文始粲然
全豫有志何昉乎爾明洪武朝成

地志一統志省會亦各以志進中
原文獻其首庸也書地類從今名
系古建置何居一開封也言春秋
鄭衛不知言戰國梁魏不知言秦
三川不知言漢陳留不知言隋汴
州不知言宋東京金南京元汴梁
不知則其他可知也維周卜洛封

國如置碁爲杞爲項爲沈爲郟爲
鄆爲柏爲房實始封子共伯申伯
胙國虢國沙侯息侯聯綴其間志
紀縣不紀國者何志以代作人自
紀其代重王會也九州之外更有
九州豫州九州之中其云中者中
中土也東則南潁南宿或大名之

內黃滑縣皆稱衛地南則湯陰鄰
於濬濬本於衛南陽鄰於襄南陽
本楚其與鳳陽相接則汝之上蔡
猶是鳳之下蔡也西則陝之畢陰
楚之鄖縣若壺關陵川絳州戰國
晉地三分是魏土卽晉土也北則
兗之曹縣廣平之邯鄲曹宋唇齒

秦所置邯鄲郡者彰也書山者何
嵩嶽而下王屋太行桐柏峽峪次
之書水者何黃河而下伊洛澗瀍
溱洧淇澳次之形勝必書中原之
險易出其中關梁必書中原之要
害出其中古蹟必書中原之流覽
出其中風俗必書中原之淳澆出

其中土產必書中原之方貢出其
中宮觀廟墓必書中原之憑弔出
其中名宦流寓人物必書中原之
傳人傳政攷古鏡今出其中至如
戶口之贏縮以世殊賦役之重輕
以代異尤志之所宜詳其不得而
詳者何也戶自有冊賦自有書詳

乎彼者不詳乎此也志何以必修
今修晉後又修今此而不修前事
存後事闕是有志無志也歲月浸
久字磨板軼必務新之此而不修
遺文湮滅是有志無志也貯板於
公廨蟲蝕之暑沍之雨腐之甚而
火之兵又斧斤之煙雲飛蕩是有志

無志也豫省之志多廢者何也明
季流人煽毒虢闕中州者幾廿年
掌故悉焚余奉

簡書荒度茲土所過郡邑得舊志僅
什之一且殘落不可以讀慨然思
復之至汴晤撫軍賈公膠侯已先
我而編其志甚偉

今天子撫有區夏東南一尉西北一
侯幅員之大前古罕聞行且
命儒臣廣輯輿圖纂成全志爲
昭代鉅觀則省會獻書殆自此一方
始晉鄴侯入關止收圖籍朱考亭
所蒞官必先修志乘賈公斯舉亦
此物此志也余乃得藉手名藩如

古輶軒之使蒐採方聞以共觀厥
成余不朽矣

順治庚子孟春之吉

河南察荒監察御史李森先撰

河南通志序

粵稽有虞以玄德膺籙天生大禹
以佐之玄圭旣錫蒼水旣降爰披
九山爰通九澤爰定九州天地平
成任土作貢時則有禹貢一書紀
其事有周以冲齡陟位天生公旦
以佐之人而負展出而衣袞爰建

土圭爰奠九鼎爰制禮樂三百六十各有執事金錫漆林各有常賦時則有職方一書揚其烈

今天子玄德直軼虞帝冲齡比跡周王天于是篤生名佐頡禹埒旦繼禹貢修職方奠撫中土蘇剔民瘼生聚教訓次第經理爰是臚其天

地生產風氣服食之宜與夫人物賢愚制度因革山川土田之要彙作一書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以首開八裔遠近之文治則

大司馬賈公纂輯河南通志誠偉哉盛舉矣夫河南天下之樞也河

南之治天下之治之始也余以駑
鈍代

狩茲土自鄴下歷鄘邯抵河內想
魏武之雄風其人剛勁多氣節念
康叔武公之德則忠厚餘俗固至
今存也乃若光武河內比高帝秦
關豈非沃野堅城太行孟門有可

恃者乎至大河以南諸郡汴州灌
矣枚馬侯朱文人俠士今不異昔
宋州多老莊遺學三川則賈誼賈
至之詩文流風未沫宛鄧汝南則
召杜教化陳蕃黃憲之行誼彷彿
可覩也余也驅車所至辨其星土
以及里道察其戶籍以及田賦褒

其風節以及文章考其長吏以及俗習覽其嶽瀆以及丘澮關梁蓋幾經跋涉歷月日而始徧之方欲擴采見聞上告

黼座而不虞賈公之先獲我心也編既成余受而讀之所謂天地生產風氣服食之宜與夫人物賢愚制

度因革山川土田之要畢萃於前如披王會之圖蒲穀桓躬秩秩乎星羅棊布如觀紀律之師卒伍部曲翼翼乎川渟嶽峙也舉余之經跋涉而後悉者今竟於几案悉之舉余之歷月日而後盡者今得以一覽盡之覺星土里道猶是而加

詳戶籍田賦猶是而加核風節文
章猶是而加廣長吏俗習猶是而
加晰嶽瀆丘澮關梁猶是而加辨
豈曰實獲我心抑更匡余不逮矣
今天子聖神天縱憲章古今試覽賈
公此編必將曰若臣之能奠中土
也如是若臣之能乂民生也如是

若臣之能揚休命以首開八裔之
文治也如是若臣之能彙輯成書
以繼禹貢職方之遺蹟也如是懸
之

國門天下是傲一代之治實始乎
此敢拜手以爲天下賀

順治十七年歲在庚子五月之望

河南通志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李粹然撰

河南通志序

誌曷昉乎山海有經九鼎有鑄禹
貢載在虞書職方臚之周禮胥是
類也 魏國無誌是渾沌可使無眉
目 宥室可使無燈燭 蓊然無所覩
覲可不可也 顧秦漢以降分合之
局不一 偏全之勢互岐 控制所不

得而及輜軒所不得而至則亦各籍其域而已而求其犁然畢備者前代或庶幾焉維時混一旣成畫疆而守源於邑流於府會爲通省朝宗於大一統均有誌焉河南誌亦滄海中之一瀆也然自流氛闡八盤踞多年銅駝蕪置於雒陽玉

虎波沉於鄴下殷都摧爲榛莽梁園化爲蛟宮而且杞宋之文獻無徵汝南之耆舊安在人物且歸劫燼矧編摩之芟芟者爲我

大清焱驅電埽一舉而登大寶注念

中州

特簡重臣歷有綏輯越十有七稔而

車書玉帛莫不來享來王猗與盛
與於時

撫軍膠侯賈公節鉞其地剔蠹集
鴻百廢具舉慨然以修復通志爲
已任捐資募匠闢館延賓摻討遺
章鈔蕞衆媿斂獵而鈇規之勒爲
五十卷凡數閱月而書成余適肅

承

簡命有攬轡之役獲一寓目焉曰於
都哉兩河之勝之爲天下樞也攷
之豫爲寰瀛之中居九州之要東
距齊魯南趨鄖襄西連秦晉北接
燕薊四通八達爲古來必爭之地
如人之有腹然腹之精氣滿盈則

四肢百骸厥脈條暢不爾疴羸之
象漸萌雖彊陽振拔無以自保其
元命曩者虺蛇旁午如蠱在肝脾
腸胃故撼管而首摧撼臂而臂折
扁鵲俞跗望而却走我

清審其要害擇人俾又疆理綏懷無
所不至而一統之盛治胥基於此

矣且也一方作之四方則而倣之
膚寸之雲崇朝而徧天下異日者
上之爲蘭臺石室之藏嘉乃始績
纂修一統大誌必以公爲首稱其
所以弘一代之文教者豈其微哉
抑余更有取焉取其足以資攬轡
之所不及也凡蹟之散而無統者

泛漫而罔稽事之聚而有歸者綜核而易見故觀乎阨塞而凡泥桑土之計可預籌也觀乎渚澤而金渠芍阪之制可復詳也觀乎屯堡溝涂而羊祜棗祗之經營可再覩也觀乎戶口之登耗賦役之繁簡而酌盈劑虛恤困哀榮之至慮亦

可旁皇而周浹也况覈武備則鈐制有術必不至有脫巾之告閱學政則釐飾有方必不至有躍治之訾仕蹟有美刺而善敗可以相繩人物有臧否而得失可以自鏡又何莫非益人神智之大端耶不然卽令僕僕焉跋涉山川採風問俗

恐不若是之博而有要勞而有功也然則余何幸而親沐公之芳澤又何幸而親披公之要領耶古之人謂丈夫立世有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公之功德既加於時而言又足以傳之無窮可謂無媿古人矣余之歎歷附是書以傳不朽

抑又何幸與因援不律而弁之簡端
峕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巡按河南帶
管屯田監察御史濮陽劉源濬書
於汴梁公署

河南通志序

古之有志也蓋史之一端也今之
有志也所以補史之略也何言之
九丘僅存其名禹貢職方屬詞尚
簡自班固志地理歷史因之由漢
迄元未之有改也故曰史之一端
也今之志則綜括叡佚網羅舊聞

名雖仍乎山川風土之舊而體實兼乎編年列傳之遺史舉其大綱志載其條目故曰補史之略也河南爲天下之中跨古冀兗豫三州之域天躔十二而此得四焉恒星四七而此得十焉百城碁置六省牙鎔大河以北太行右環三臺之

固是名鄴都二漳滌泅北望井陘爲彰德淇水湯湯三監故國爲衛輝北負太行王屋據天井之險濟水中貫爲懷慶自盟津踰河漣東澗西伊洛之汭周漢魏晉之都在焉西控崤函顧瞻二室爲雒陽熊耳方城之陽東漢之南都也接武

關通襄鄖爲南陽粵瞻桐柏前阻
冥阨三關之隘襟帶荆揚交流淮
汝爲汝寧睢水之陽宋稱南京控
制徐鳳曹單爲歸德而總其都會
爲開封地四平無阻五代宋金之
故都也是八府者皆樞紐天下輻
輳四方郡縣殷富而竒偉篤生當

世之士多仰中原文獻之傳矣乃
自明季以來兵燹頻仍故老罕存
典章缺軼

大司馬賈公來撫是邦慨然懷古
而證今有深長思焉開局延英哀
集諸志總成一書屬憲副沈公
筆削之皇哉唐哉甚盛舉也余以

督鹺及汴實與創始夫賈公以撫
軍牧民之暇而博綜乎典章圖籍
之繁沈公出其承明著作之餘而
考據乎山川人物之備使官于天
下者盡若二公則金匱石室之藏
實有嘉賴毋論班范未敢比肩卽
以媿美于禹貢周官何多讓焉賈

公撫豫多善政茲以序志也故不
書

順治庚子孟夏之吉

巡鹽監察御史田六善撰

河南通志序

九州之域廣矣豫奠乎中山川人
物風俗形勝甲于寰海史書所紀
詳哉言之至其該且洽綜而核者
則無如通志也慨自二十年來兵
燹頻仍河流決徙非惟方策散佚
卽井邑城郭靡不蕩焉丘墟

今上恭膺景運混一區寓絕徼遐荒
委心皈命揆文奮武內外恬熙顧
以兩河凋瘵民生未遂特簡
大中丞賈公畀節鉞鎮撫之繇是
流亡漸復興革大舉釐經界而一
賦稅正風俗而飭官常不三載而
治化蒸浹克觀厥成更于退食之

暇盱衡往古諮諏興廢謂通志一
書所關良鉅而乃任其廢缺不加
哀輯斯司土者之責也爰檄八羈
長吏各修厥乘旬月之間咸以方
言來會復廣羅名彥彙纂旁搜更
屬巡梁憲副沈君論次刪補以石
渠之筆勒千古之書皇哉煒哉洵

方輿盛觀矣余濫竽藩政謬董是役惴惴焉惟思勿克勦事乃戒吏人夙夜匪懈幸不渝寒暑告厥成功可無一言以揚乾休美乎夫有一代之治必成一代之史我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所紀載者列國之事而上係乎賞罰予奪下切乎

世道人心故隻字褒貶俱有深意今之志猶古之史也其事雖不越乎一方然星野之躔次山川之盤紆戶口田賦之盈縮宦蹟人物之隆替與夫文章制度因革損益之宜氛祲災祥盛衰治亂之故一展卷而犁然畢備俾後之覽者有所

觀感奮興景企曩徽劬勩

王國樹駿流鴻非異人任則卽以是
爲金鏡一編可也豈僅區區中州
文獻已哉是爲叙

昔

順治庚子仲秋穀旦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

使徐化成謨

河南通志序

順治拾柒年庚子秋捌月

大司馬撫軍賈公纂修通志成業拜
手稽首進獻于

天子矣荃不敏謬與編輯之役不敢以
不文辭因綜叙始末識之簡端粵攷
豫志五代以前無論已自宋始有

華勾異諸錄及溫公所序朱次道長
安志然世遠已不可攷明天順成化
間憲副劉公胡公艸爲通志越嘉靖
乙卯大中丞鄒公續而成之距今復
百有餘稔我 司馬賈公秉鉞蒞止
銳意修舉恫故典之日湮念成憲之
未備慨然曰是予之責也夫是予之

責也夫于是檄修志之令下所司司
屬之郡郡屬之州邑要以月日程以
規條不踰年而八郡十二州九十五
縣之志漸次報竣乃設館局聘名彥
購遺書訪故老据摭哀輯鱗次櫛比
數月而彙全書顧以其間義例未安
詳畧失當且多金根帝虎之訛更命

荃覆加裁訂以觀其成余惴惴懼勿
克襄厥事惟是殫夙夜之勞集衆思
之益網羅舊聞搜揚散佚更取前志
而一一折衷之其昔訛而今核者圖
考沿革也昔遺而今備者星野河防
城池學校也昔列而今裁者聖蹟也
昔分而今合者寺觀也備遺也至山

川增十之一職官選舉增十之七祠
祀陵墓古蹟增十之二三藝文增十
之四其戶口田賦公署詳于今者因
時也帝王封建仍夫舊者存古也名
宦人物孝義隱逸流寓仙釋方伎列
女前者勿之逸後者勿之濫也曩所
未載補其訛漏今所宜採廣其見聞

文無可據姑闕疑以待事有足述必徵信以傳凡爲圖三十一爲例二十爲類三十爲卷五十爲幅二千有奇爲言一百三十餘萬自夏徂秋日涉手錄且繕且梓雖簿書旁午戎馬鞅掌靡敢間也又四閱月而剖劂乃竟余猶惴惴思勿克襄厥事其裁定則

稟之 大司馬公論證則豫中諸荐紳先生校訂則前後禮聘諸子而鳩工集事始終董率者方伯徐公之力居多焉而余乃因之有重慨矣夫古來建不朽創非常者其始皆有所繁重艱苦又多將成而輒阻及半而中撓藉非擅敏決之才具特達之識與

夫一往不回之志貞固強毅之力其鮮克奏成事而樹偉業也明矣至安眉睫者忽百年務猥瑣者忘遠大又或遲徊澗忍蜷曲超起甘讓美于後人而不獲堅自振援表著聲施者比比然也余考前代自太祖至世廟累治重熙浸淫沐浴其間聲名文物制

度禮樂旣燦然大備矣似無難緝遺編以垂信史乃遷延至一百八十餘年而始勒成書後之覽者尚有遺憾至乙卯以後歷隆萬迄啓禎又九十餘年由盛而衰事多可紀况故府金石之藏未泯世家耆舊之說可徵官師所守稗野所傳更足資裨聽聞乃

竟無一人焉毅然任斯舉而不辭者
卒使勝國百年間事付之銷沉漸滅
之中斯豈盡才與識志與力之勿逮
歟抑皆因循吳蠅耽安習故如前之
所云者歟而司馬公于滄桑鼎革
之後兵燹蕩析之餘輪蹄絡繹戎馬
交衝徵輸調遣勿遑啓處之日舉從

前之所不能爲不敢爲併不欲爲者
而顧汲汲焉斷斷焉必爲之且爲之
必要其成成之必期其速以難若彼
以易若此其度量相越何等也然則
司馬公之才之識之志與力固不
特一通志爲然也而卽此志以觀寧
不足表聲施于無窮炳大業于不朽

哉獨是舊志纂于西亭朱君之手君以宗室賢尉博洽能文章屬承平累葉典文昭備得以專志撰述然猶需之浹歲之久余早歲登仕版厠金馬史家之學會未殫心自濫竽茲土簿書填牘供億紛繁日跋跋于牛馬走益荒落不足道而猥以司馬公命

黽勉祇承旣鮮故府金石之書又無世家耆舊稗官野乘之紀雖藉諸君子孜孜贅理而倉卒告成其或僿而寡文蕪而失要舛訛而未精詳者知不免也此固余之終惴惴思勿克襄厥事而重有愧乎編輯之役也夫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分

河南通志
巡大梁道副使前
內翰林國史院
編修華亭沈荃拜撰

序

志者誌也所以佐史也世代興革陵
谷變遷其間風移俗易事不勝數非
備諸紀載烏能使人披圖而誌之動
其盛衰之感而知古今之所由異也
哉天下十五國中郡縣各有志而通
志總其成因乎分野以都會爲之綱
而郡縣爲之紀縷析乎山川之勝物

產之宜戶口貢賦之數以及乎帝圖
王會之興廢而名侯良牧遷客騷人
政事文章莫不備載以當採風故曰
所以佐史也史貴乎徵信歷年既遠
必且因時而釐正之惟恐缺遺况當
一王肇興沿流損益稽天運以定人事
關乎盛衰尤鉅焉是非當代佐命躬
定疆土嘉意生民曷與藉手以觀厥

成豫志不自今始也其先成於姑蘇
劉公欽謨而繼則會稽胡公廷慎莆
田鄒公一山增修之志亦幾詳矣顧
滄桑之際豫居嵩雒之中貫淮衛接
襄黃兵革交衝創殘獨甚圖籍之遺
幾何不從玉石而俱燼凡夫勝國之
典章故老所傳聞需及時哀輯以徵
信于後世則豫之志又不可不自今

始也膠侯賈公從

龍碩輔奉

簡書以蒞茲土出湯火而衽席之豫之
再造於公者功施爛然雖視古分陝
之勛何多讓焉乃公政成之暇欲以
其手造全豫者前古後今彙誌之以
備外史蓋公之留意于盛衰不小也
于是簡揆遺文博訪耆碩將董其成

而問序于予予豫人也豫之志宜乎
載筆以從公後而予方受

天子命爲冬官長拮据考工之不暇不
獲輔稗官野史之不逮予滋歎已周
禮大司空掌土將簡稽天下之輿圖
戶口阨塞而察乎貞淫奢儉之風以
觀國是人心之變予之所宜觀成者
固不止一豫志也然而豫之志予未

能載筆而藉公政成游刃予得袖手以觀予又何幸也俾後之人披圖而誌之見夫形勝如彼風俗如此咎之所以廢今之所以興其關乎盛衰者靡不由茲也志也是所以爲史也是以質言而爲之弁其端云

順治庚子五月旣望

特進光祿大夫侍

經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前刑部尚書大梁劉昌撰

序

河南通志者備兩河古今紀載之書也河南居天地之中姬公卜洛曰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故登封有測影臺在焉壤兼兗豫冀三州之域星占角亢房心室壁柳張之野四履所至各千餘里山則有嵩行具茨峻嶓熊耳之高川則有黃河淮濟洛汭漳

沁之大人則有伊尹太公望老聃之
聖申伯仲山甫頴考叔甯越甯戚燭
之武國僑司馬耕原憲蘧伯玉之賢
管大夫張留侯鄧高密之勲業賈誼
賈山之奏言黃霸劉昆杜詩之治行
韓退之之文章黃叔度之器識程伯
淳正叔邵堯夫謝顯道許魯齊之道
德皆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卓狀古今

者也東汴西洛兩京同建龍馬龜文
圖書並出雪苑銅臺勝蹟斯存三花
著草靈物標異真踞九有之腹心而
擅海寓之最勝矣二十年黻黷鼓焰
故宮黍離文獻同燼中原雄麗幾不
可起故老而問之

大司馬曲沃賈公來撫斯土闢草萊
綏遺黎生聚教訓化行政舉迺蒐討

故實纂輯省志禮聘八郡宿儒分任
編摩周訪三吳名士復加蒐採而討
論筆削端借之巡梁道繹堂沈公公
以鼎甲詞林明試外臺本其富有之
學奮爲滌筆而大司馬更手加潤澤
屬稿旣竣余受而卒讀義博而整類
簡而該大綱斯舉條理燦具髣髴如
見兩都繁盛之舊而嵩行河洛雪苑

銅臺宛在楮墨間與圖書人物其標
天中之奇爲四方之具瞻者彰往詔
來垂示法戒顧不偉歟嘗稽遷史鄴
侯隨高帝入關諸將爭取秦府庫財
物何獨收相府圖籍以故周知戶口
登耗之數關河扼塞之險佐高帝成
一代興王之業有繇狀也今
天子肇造寰夏百度維新

賈公膺分陝之任廼首留心文獻而輯成通志正與鄴侯用意畧同可謂知所先務矣若夫兩河縮轂諸省師徒絡繹征調旁午土滿河決剪棘沉璧宜乎日不遑給而公獨精神暇豫四應不匱出其緒餘以典文事杜元凱注左氏于帥襄之日張茂先志博物於鎮幽之時古今人何多讓焉是

固其才分有大過人者夫

順治庚子中秋

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二級兼翰林學士侍

經筵致仕孟縣薛所蘊題

序

厝世界於太平者非文章與經濟乎
 是二者同功不同塗相殊亦相濟大
 約以經濟為文章則無意為文而文
 誠以文章為經濟則有意為文而文
 偽亦在審其源流而已奚以明其然
 也為經濟者曰大丈夫眉骨峯然即
 安能俯首蟲魚效經生作咕嗶業或

投筆慷慨圖畫麒麟或攬轡澄清坐鎮千里凡所以上報

君父下慰蒼生者必不在區區著述間也爲文章者曰古人之書莫非經濟矣於經則禹貢周官於史則史記漢書其中包羅天地蘊蓄經綸凡夫象緯之變遷幅員之廣狹山川之滄峙財賦之多寡民生物產之所以蕃節

義文學之所以著井田學校之所以興道業術數之所以辨因革同異粲若列眉是知古人非盡無用之學而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見諸事語云文章經國大業豈不信哉余嘗取二說而思之蓋相殊而適以相濟者也奚以明其然也禹貢周官二聖人皆不欲以文名世者也彼惟足徧九州心

周萬變龍蛇橘柚之奇雜處胸中醯醢畜穀之宜紛披掌上勒王制於一時卽已成鴻編於千載志切救世非僅摛文若夫龍門扶風二子抉擿三才侈譚經濟而紙上設施與朝廷布置固自難同况乎風雲月露祇足粉飾太平而介甫譖人類以經術旤世故曰報

君父慰蒼生者亦在審其源流而已吾茲於

大中丞賈公通志書成而悟斯義焉公魁梧倣儻束髮時卽以天下爲己任所謂投筆慷慨攬轡澄清者蓋惟公能兼之

天子簡拔鎮撫中州下車以來察星緯理幅員山川受職財賦底慎民生遂

而物產盈節義修而文學盛原隰比
其魚鱗黨塾培其鵬翼倡道業於師
儒闢表說於二氏公蓋經濟人也亦
不欲以文名世者也惟是飽飫喬嶽
大河之氣深觸民物利弊之情積之
既久籌之既熟乃效古者列國有史
之義彙作一編以報

當宁以啓後人余讀之典而核簡而絜
方之班馬則非復空談擬之禹周則
實同一轍

盛治規模於斯可見天下文章莫大乎
是矣昔人笑隨陸不武絳灌無文說
者又謂周勃少文陳平少質今得我
公而文事武功可以一人謀嘉謨嘉
猷可以一身備爲千古文采之士祛
其華吐其氣爲千古有爲之人救其

僿揚其樸信乎以經濟爲文章則無
意爲文而文誠公其審於源流誠僞
之義也與余也覩

明良之治化慶梓里之太平敬爲數言
以述其槩

昔

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七月上浣吉
旦

原任工部右侍郎傅景星謹序

序

粵自皇建誕保階符平潤大人首出
以寧萬國玉帛鐘鼓咸稱大備而職
方氏乃列諸禮官隸以大司馬蓋逃
稽天下圖籍以觀風俗以審阨塞以
矚利弊是以垂拱攸資資洵亾亾鉅典
哉茲者

聖神龍御六幕葵傾招搖泰澤錢來檄

蠢莫不琛賚賓貢且
謔詢講幄蒐古繩今追三邁五懷英
茹華之名碩濟濟
闕庭正才人彙征之際也我
中丞賈公節鉞蒞我中土角亢之躔
景卿流繞諷民痾隱之餘乃造然嘉
意於輿攷曰豫州闡闕蒼黃帝王都
會跨齊秦而躡燕趙太行王屋澗池

大河紫映碧環如畫尹僑荀謝萃止
厥隘二十八次舍十五國流峙胥於
茲含乃樞紐以是人文鬱懋焉涉歷
於斯域而不披擷其山川人物士俗
民宜之委宛以上諸宗伯用備
宸衷採訪又奚庸奉茲皇華爲爰檄郡
邑集厥故乘徵文式獻存其可削其
否刪其繁綴其闕俾汝瀆邾鄆之徽

河南通志
煜爾再覲其爲

熙朝盛治光僉景睇今日周召書成而
吐鳳翔鸞竒輝燭漢鮮邦何幸獲邀
大君子霜毫篡搆楮貴軼良史渭也
稱臣草莽拜展蝌蚪玄文齋颺怵舞
如向

天顏賡對如與岳牧晤歌怡心豁日雖
解組不翅隨鴛卽云織蜿罔足頌神

龍而躬此鴻業告竣能不巴效蕪辭
仰附不朽也哉渭又有竊慶者將見

聖天子瀏覽攸暨因是書而卜公瑋抱
黃扉一席金鳳遐宣寧止榮遺我疆
行欲福及薄海則公之惠績又曷其
有旣

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刑部右侍郎事
予告天中熊奮渭撰

序

國有史直省隄邑有志皆以記事為
 名而義例有不同焉史者天下之綱
 紀以時日為記載叙斷嚴覈褒斥彰
 著太史氏掌之天子不得撓其權志
 者州里之圖譜以疆域為界限有沿
 革而無創豎有表章而無摘發土訓
 氏掌之故老宿儒得以叅末議而備

考稽嘗試論之帝典史所自出也禹
貢志所自出也志有沿革而無創豎
有表章而無摘發何也曰帝德同天
風雷並用禹功行地隨奠維因疆域
從地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無成而代
有終也仲尼道兼帝王德配天地故
春秋合史志而一之貫易書詩禮樂
而爲六故曰經不曰史也太史公曰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
寡聞道也史誠有之志亦宜然
清興十七載準古酌今監前垂後大綱
犁舉史館得人一代制作炤耀千古
矣

大中丞賈公以間世崛起之才際昌
隆鼎新之會秉鉞豫土矢志建白興
除釐剔迎刃若然乃慨狀于天中典

故未可諉諸瘡痍甫定讓能者于百年也檄行司府州縣網羅哀輯今筭備載業已次第報竣矣又念所在呈稿燦若星布無總志以統之尚非經天之業用是更延名碩開局省會授以意指俾加叅訂掞往牒按今事據殊域歸一同刪繁就簡改訛從真補缺成全增續附正其間風俗之淳澆

田賦之贏誦郵傳之繁簡河流之翕決戶口之登耗靡不提綱挈領臚若列眉焉是役也屬草肇自客冬成功告于浹稔成之日中丞公命予爲弁言予受知于中丞公久不敢以鄙僿無文辭予于是羨諸子之殫精不苟更服中丞公之玉裁獨至也武侯曰集衆思廣衆益周子曰明通公溥庶

矣乎中丞公有焉予又感中丞公志
人物之深心也三代而上邈矣今鄉
之士大夫道德有如二程者乎事業
有如姚崇韓琦者乎武功有如鄧禹
岳飛者乎文章有如賈誼韓愈者乎
清隱有如黃憲申屠蟠者乎名宦功
績有如蕭何曹彬者乎勁直有如汲
黯包拯者乎吏治有如卓茂魯恭者

乎節義有如張巡許遠者乎流寓經
濟有如諸葛亮學術有如邵雍者乎
當世而有其人焉旦暮遇之也當世
而未有其人焉跂予望之也中丞公
之造於吾豫固不僅正俗墾田調驛
濬河集亡之兢兢也推此心也晉陟
綸扉宰制天下此物此志也寧第以是
編備

國史之采擇已也此予拳拳之曝私
拭目以俟者也

順治庚子季夏上浣之吉通政司通
政使李日芳撰

序

志者何志方物也志人文也明建制
之防鑒禮樂政教風俗人心之得失
也稽古作貢任五土而周禮保章氏
遂以星野列爲九州試環盱八極側
身俯仰吾大梁所隸寔爲大塊之中
區故考職方則域當豫兗冀三州之
界測天官則躔分角亢氐室壁柳張

七星之野其間山川人事鉅麗弁于天下帝王更都聖賢代作風教固殊焉余嘗吹竽諫垣一命論文于甌越再命視河歷關隄見所謂禹穴異人曠古之遺跡又採瓠子歌宣房而知管人之明德甚遠未嘗不思譜其美盛而願與不朽矧屬梓里而顧任其故實淪遺圖書散亂摭採編摩之無

聞也但徵獻考文興遺致治乃官長事非編民事耳雖有其心不敢僭焉
大中丞賈公奉

命撫茲土駐節以來先百職和軍民修廢舉隆莫不具典乃復彙八郡之輿書而謀諸長老羣賢士以輯之爲三川通國之獻典書成遣使問序余掇管而言曰吾邦處天下方域之中則

凡爲方域皆中州也天下各山巨浸
碩德偉賢皆中州之所有也紀述中
州則天下區宇之環拱乎中州者繫
焉故大梁輿圖之所述邑乘稗史之
所載犁然有獨詳焉者然而理數推
遷星移物換則時有不同也兵荒海
臻城廓淪毀事有不同也戶口斂亡
徭稅支離勢有不同也物賤徵貴物

貴徵賤情有不同也因革損益利弊
相承政有不同也宦蹟選舉盛衰相
因數有不同也至于邪正曲直貞淫
美慝善善惡惡貴賢賤不肖而風俗
人心先復大不同也其著者如桐封
分采管則八郡維藩而今歌禾黍矣
屯田釋兵昔則犬牙相錯而今附郡
邑矣棘闥取士管則梁苑張羅而後

借置百泉書院今始議修復矣其人
物忠節之盛如劉湛六先生理順殉
于京師呂豫石先生維祺里居盡命
前後皆蒙旌表而賀景瞻先生仲軾
掛冠已久可以不歿而歿者猶未嘗
題其墓而封之由是觀之今管不同
又何可枚舉也居今而稽古使一邦
之中凡有所宜表著鑒觀者詳略紀
載者盡闕焉而不講徒恃嵩嶽太行
業業如礪河淮濟洛滌滌如帶過矣
豈

今天子明備一世之意乎斯舉也使向
之所謂廢闕者皆得朗備如日星將
見普天之下是則是效庶
皇清大一統之圖書罔不肇造其在斯
乎其在斯乎

順治庚子仲春月朔太僕寺少卿前
經筵侍班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古新
樂城許作梅書於燕京之退思堂

序

粵稽軒轅制萬國九丘之書其詳不
可考已肇州十二見於虞書後復為
九今之禹貢具在析其田賦方物而
紀其運道於天下之中曰荆河惟豫
州豫者順也雷奮地中謂之豫天地
順動四時不忒聖人順動刑罰清而
民服取卦之豫而名州蓋以陰陽所

會風雨所交人稟中和之氣以生常
茂豫也自古宅中圖大率晉重之闡
閩中夏輻輳四方彰德懷衛以障河
北嵩山雒水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
走襄黃開封歸德通衢淮濟寒暑不
偏種植有恒土厚而地廣士重禮義
而俗尚質朴豈非以黃帝太昊之所
經營而周漢宋之所臨御者哉夫子

作春秋以鄭宋衛陳近在王畿其事
頗多皆會盟刑政之大者嗣是周禮
班范諸史言封域而山川土田民物
風俗兵防之類未之詳是以後世之
聞人始著爲志亦古史之遺意也然
古史之失在略今志之得在詳也志
在宋有祝穆方輿勝覽嗣陳公循倣
寰宇通志爲一統志桂公夢述輿地

圖各爲紀叙于晉羅公洪先準宋人朱思訓廣其圖胡公松增表所遺益稱精密鄭公曉本輿地叙爲地理志兼質有其文此數君子者皆循史爲志而以中州之大列于天下之中其事不詳亦猶古史之略也通省志寥寥不多見獨楊公慎志四川稱特出今

上御極之十五年

膠侯賈公以大中丞來撫中州稔知

上以中州爲腹心根本重地復深知中州彫劫之餘其爲政也寬厚持大體以軫恤民瘼省刑薄斂勸農課桑爲第一義而加意旌賢能以明勸別貪殘以示懲不期月治蒸蒸起矣

天子隆寵之晉秩中樞兼宮保公又謂

薄歛勸農必自經界始而八府十二州九十六縣之田賦多不額問之典守各無舊冊可稽高下任昏掾自占者復不實愀然曰此文獻不足而籍公故也嚴檄徵八府十二州九十六縣之誌誌具而體要容有未協援據容有未確獎抑容有失中繁簡容有失當是不可以入告

天子當黼屨之助迺開局集英授以窾
縻具稿而手自筆之削之書成詳而
不蕪略而不遺其大者形勢之阨塞
戶口之增減錢穀之輕重風俗之奢
儉賢才之多寡瞭然畢見羽明讀既
而嘆曰治道在是矣可以上告之

天子矣夫嶽有五嵩山在維淮之中瀆
有四濟淮居中州之二爲中州鎮川

不爲害而黃河自孟懷而下迄于宋
之虞城考邑率汎濫四出傍河州縣
無論矣且竭通省之物力以禦之是
黃河之害不在懷汴之府縣而諸府
縣波及之矣於志而得惜役均力之
政焉諸議恤議蠲者已普及之不與
他省同嚮中州戶口以萬億計野無
不闢之萊富商大賈輪蹄萃焉今生

齒蕭條荒蕪遍野百貨乏而五穀漏
貴本折入中筦無幾蒞位出治散寄
他所不居省會於志而見不富不庶
之象焉諸生聚愛養之方已首及之
談政之美者稱黃龔召杜卓魯輩談
學之正者稱賈程談業之偉者稱韓
富談文之大者稱昌黎繼起者亦旣
肩比踵接矣世轉風移徽緒難賡高

山之仰自止凡民之興有待斯志也
崇節槩則日星增輝重清流則桂檀
續韻分蘊于薰而衾影弗畏手日怙
受者凜然冰霜之在背表篤行孝弟
于幽微則深谷之蘭抗風愈遠窮岩
之松凌雪更茂所謂嚴褒貶以別淑
慝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歟此三者皆
公所志之大者公於聽政之暇首成

是書爲各省先觀是書公之治績見
矣於以式天下傳後世繼禹貢周禮
諸史之後當雁行也

順治庚子春清明前一日太常寺少
卿豹陵梁羽明盥手謹撰

序

宮保大司馬膠侯賈公撫豫之明年
亟亟焉下修志之檄於八隄十二州
九十六邑八隄十二州九十六邑亦
莫不亟亟焉告成事摛摛而臚列於
壇坫之間公乃集官與野之良史才
以簡以稽櫟栝之爲通志凡五十卷
綬方深山樾戶滅影公庭公以書來

屬叙於稗野綬里人言里事義不得
辭顧念吾豫之文獻何如乎闖寇烽
煙一起虎牢鏑礮頻聞血染天津魂
啼墜帝火焚桑落骨燼伏羲桐栢弓
鳴祖逖何方避地崆峒窰滿黃巢盡
日飽颶汴人旣與城殉睢陽無復巷
戰已而藏書繫頸盤谷空烟偶語屠
腸蕪門絕響銅雀全隳瓦出韓陵僅

有石存二十年來夾河一望不第成
臯廣武爲古今戰場也噫豫盡矣志
於何有夫今之所謂志猶古之所謂
史也自孟堅易子長八書爲十志江
文通亦謂修史之難無過於志者是
未可嘗試湯爲夫人而知之矣茲八
郡十二州九十六邑簿書期會宵旦
弗遑或命胥史錄舊牘稍一點竄以

塞白者勿論已卽文士不皆史才而欲其事典核文雅馴固不必一一懸之國門於此而采輯齊壹哀然秩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遂以卒業而無憾也噫公殆爲其獨難者歟蓋志在熙洽於例爲因不可已而不已述者快事志在鼎革於例爲創不得已而不已作者憂思不必盡與往例同而

體勿敢稍乖不必盡與往例異而義勿敢或盭髡何以無浮於邑省何以勿浮於髡是固十七年來人所徘徊瞻顧縮息蝮局而未敢輒承者卽公之幕府填淤建牙外黃如故也乃獨銳意舉之毋中格毋旁撓因耶創耶謂非獨難者耶河嶽者天地之肺腑中外之咽喉也聲名文物史不勝書

咎若彼滄桑陵谷指不堪屈今若此
豈盡天時地勢之懸殊歟抑剝復之
數莫不以人事爲胎息前此之官斯
土者陋斯窳窳斯安安斯久久斯忘
焉矣使一旦勒圖書而奉若象魏若
擦券而責所償案簿而呼之應以之
再造中州也何有矧中州非五方可
同日語也緬彼江海莫不有天地自

然之利而千里黃流於斯爲濫宣房
瓠子歲歲有之上與下雖欲蒙業而
安一勞而逸不可得嗚呼無人事終
無中州矣當闖寇之發難也公方世
家河東泊中原淪陷卽投筆離鄉提
戈躍馬乃與一二偉人痛哭秦庭開
關決戰風發火烈幾得志於邾鄧之
間已而

天運有歸明恥頓雪公乃卷甲臥鼓歸
命京師席分總憲位陟司空已乃以
大司馬擢撫天中晉階宮保前後二
十年望嵩少鬱鬱追憶箭鏃刀鋒骨
山血海曩之髀肉據鞍鴻毛蹈刃猶
赫赫若昨日事也邇者立馬隋堤故
宮殿露鴟吻麗譙圻陔睥睨齷齪五
城闈不沒纔如甕牖爾撫景物之移

換發今古之慨慷憑吊河山惟此爲
易興易亡之地又烏能不愾然悲惕
然恐鯁鯁然於人事也哉錄斯觀之
公之再造我中州也嘗兜鍪鞞屨叱
咤於三尺而不得者將跌膝衽席嘯
諾於三寸而得之疇安疇危孰勞孰
逸而猥謂公爲其獨難者何也公撫
豫二年矣改輪蹏而疲以起履畝塍

而累以除嚴觴豆而習以變凡人心
所欲爲輒力以赴之朝考夕糾若不
獲一刻稍釋焉者人見其舉數大政
以爲是豫蒸蒸然治矣公曰未也全
勝具在豈備官而未之聞耶然則是
志也非徒表星野形勝風土儀文以
崇飾觀聽也將以之責備吏治以裨
益民生而法戒於人倫物理之間記

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亦曰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是公獨爲人之所難
而憂思政未有已卽亟亟焉可也
峕

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仲春月上浣
之吉

賜進士出身右春坊右中允兼內翰林
秘書院編修

勅封儒林郎前國史院編修加一級
予告侍養大梁王紫綬謹序

序

大中丞膠侯賈公豫史成走書關內
以余家嵩邛漚穀間應有弁言授余
而讀之如發東觀秘籙摩娑鴻都瑤
篆何其典要精詳確然爲一代垂信
焜煌不刊也哉粵惟荆河列疆秩自
禹貢其後稱夫得陰陽風雨之和土
圭測星姬公旦寔肇啓三塗嶽鄙以

控周魏鄭韓申鄧宋宛鄘邶衛之郊
而大梁喉咽南北居其都會諸凡譜
之天官五行輿圖年表龍貌鬯畫燁
燁汗青漆書中者前誌固縷之矣然
而義類未宏觀感猶弗備也日者流
人沸羨剗割黃蓋水毀金夷舉百萬
旄倪而啾啾鬼哭血我汗浴石我覃
懷彌望皆黃茅白葦奚版籍之臚之

有文武百吏散署郡邑故老遺英彫
謝無幾兼以冢壁所藏半屬煨燬奚
蠹簡之據之有適值今

天子特簡良弼爰命賈公開府良岳惠
鮮安定憫尾潁卹澤嗽亦旣勸課農
敏清覈銅海戶齒漸登狹狷坐戢矣
而且登太室以高凭泛崑濤而遠溯
遐攬方城六鷁之雄封傍涉雀臺百

泉之形勝舉察省風俗筭壽咨利害豫州之顛末要領已燭照掌錄不啻司馬氏歷龍門拔禹穴鑿鑿其言之也而後乃彙輯舊牒徵採新聞虛衷訊謀商訂於憲副繹堂沈公抽藜閣之瓊製廣羽陵之鴻裁搜鄴架之逸編鈔緝園之斷碣敦禮名傳賴來江國機雲徵引雅流不棄西京求仲纂始

纏夏告成白龜質而斌贍而茂鄭重而有體褒勸而匪誣一披卷而治亂因革奢儉汚隆百王興替之故出其中山川輿絡英哲瑰瑋千古文獻之原出其中抑且忠孝節行理學幹濟萬物槩植之本出其中眎夫勾異志括地象道元經名山記人物考僅各臚其一端耳至若察名辯義徵顯聞

幽該貫天人磅礪倫紀竟以茲書駕
軼其上直欲掩映廿一竹素作經世
訐謨允也義類條晰觀感醇美誠冊
府之琳球史家之笙瑟矣昔萇爾虎
牢辭命集長數子而潤色則總之子
產況今掇秦燭之殘哀楚炬之餘不
有膠侯賈公倡其先繹堂沈公繼其
後胡克使筆椽扛鼎腸繡吐凰襄戟

轅之副墨竣菟苑之曠典也歟吾豫
曩何不幸而罹嚙天吳釜魚刺魂幾
胥殲于猴沐又何幸而日月昭蘇重
光重輪俾億萬年迓續純嘏摠楷模
以敷政事將從茲志告權輿焉故繇
藩臬百執事二千石州牧邑宰戎閫
萬夫長千夫長暨賢士大夫之蒞斯
土生斯鄉遊斯地者樂讀成書而要

不可忘所始也余不佞羈鞅鶉首踴
聳操觚聊附玄晏以鳴厥盛寧敢襲
蹈餽飭自飾誦踈已乎亦曰有八郡
之掌故在時

順治庚子中秋關內左藩前詹事府
正詹孟津陳爨謹叙

序

域內諸名嶽鉅川通都大邑忠臣孝
子節婦義士其體魄英華至性血誠
直與玄黃共不老然莫不以文章家
為司命焉是以水注山經稗官野史
及碣銘讚頌序記種種諸文大抵為
川岳傳神為忠孝節義招魂不死者
也然山經水注稗官家言及碣銘禱

頌之文無所附麗一以所產郡邑之
乘爲皈依而通志一書又郡邑乘之
尾閭海也舍是則名岳巨川通都大
邑忠臣孝子節婦義士其體魄英華
至性血誠都歸銷沉而天地荒落古
今長夜矣中原寇禍蔓延二十載金
戈鉄馬之聲聞千百里所至屠城飯
人名封鞠爲茂草一切十庫之書二

西之藏復遭秦火後第一虐燄而兩
河通志一書遂化爲烏有矣

清朝定鼎大河迤南汜可小康官民皆
以衣食租賦爲第一義而通志一書
卒無過而問津者是以節鉞重臣開
府而治者前後凡三四臨迄無成說
豈前節鉞重臣盡不畱心文獻也厥
有數難郡邑各自爲書如風俗名勝

郡邑臚列無幾徧載之則汗牛克棟
節取之則掛一漏萬編葺難災異禎
祥彘邑揆括無遺盡信之則蛇晉牛
身失之怪痛芟之則光明白地失之
俚論定難節義理學郡邑耳目易核
繩以我見則幽光不發恐生孝婦之
旱盡憑人臆則屠沽成市遂來買菜
之謠去取予奪難况史局弘開則牛

耳互執一人一事遂成蜀洛之黨相
爭相難不無朱陸之異則消我見化
成心之難坐此數難是以獻歲之曆
凡十七頒而通志不可問如故也天
祐中土不忍使文獻掃地乃以我
膠侯撫軍蒞中原撫軍下車殷殷以
通志爲已任捐價遠購不惜重金則
如漢武之求遺書逢人博訪無嫌頻

復則如黃帝之拜下風而且徵車四
出禮八郡士之擅三長者迎之別館
則又倣月令聘名士之遺文也屬有
丈量之役與江淮之警撫軍應之有
餘不以踏勘烽火分我部署于是諸
名士受撫軍約束取郡縣史刪繁就
簡去疑傳信勒成一書傳之萬世兩
河之士皆抵掌撫軍之有千古也予

養疴長干閉戶不通一客方以不獲
早見盛舉有畱滯周南之感而撫軍
不遠千里頒八行問序豈但檄文之
足愈頭風也遂握筆序之以志盛舉
兼快我豫州名岳百川通都大邑忠
臣孝子節婦義士一旦之獲所皈休
不致荒落黯淡也

順治庚子始秋原任江南池太道前

河南通志
吏科都給事中張文光拜撰

序

今皇帝御宇之十四年

大中丞賈公來撫中州下車之初檄
下罷邑徵遺編詢故實越一年而罷
邑之志集於是聚耆俊分纂之而總
其成又越一年而書竟已亥秋余適
京師取道雍丘公命余序之序曰河
南在禹貢爲豫天地之中爲腹心天

下之樞也其星宿則二十八宿中得
十焉梁汝爲角亢氏周宛爲柳星張
鄭衛爲室壁宋爲房心較之北數千
里一昴南數千里一斗牛不啻殊也
其山則大行背環荆山面峙左據蕭
碭右控崤函其川則洪河襟帶伊洛
澠澗之旋滙漳汝淮濟之廻遶其田
賦則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漆臬織纊

所產各異其風俗則魯而碎尙耕鑿
而黜華靡其文則龍馬負圖玄龜出
書伏羲之卦文王之易胥肇于此其
人則伏羲之外朱襄神農黃帝高辛
夏禹商湯漢光武宋太祖以及伊尹
鄭僑程顥程頤邵雍許衡之屬其都
會則亳及洛及宛及鄴及許及汴皆
國祚綿延子孫相承其要害遠不具

論六朝南北爲邊地兵戈紆擾明之
典以賈魯濬河而天下騷動起而乘
之我

清定鼎亦以中州流寇充塞而後由秦
而煽禍于燕公下車之初周覽豫之
星宿度數漸移而東而非其舊躔也
周覽豫之山川管則材木繁衍翁河
順海今則濯濯荒榛潰溢不時也周

覽豫之田賦管則家衍人富桑麻沃
野今則蓬蒿千里鴻鴈載道也周覽
豫之風俗管則服賈耕鑿今則矯虔
健訟也周覽豫之人文管則絃誦禮
樂彬彬大雅今則生聚教訓實瘁心
力也周覽豫之形勢管則宅中定鼎
今則鎖鑰獨急也於是日討月論八
羈一州數計周知燎若指掌彙爲全

志窮何以變變何以通通何以久治
中州之遺盡于此矣中州爲腹心腹
心理則天下皆理治天下之遺盡于
此矣漢蕭何入秦獨入丞相府收圖
書盡知天下地利相業爲漢一人宋
趙普論語一部手不釋卷卒開宋三
百年太平公之通志蕭公圖書趙公
論語可以方之轉盼佐

綸扉將見黼黻

國猷一統盛事卜世無疆以視通典比
堂諸書徒競藻繪烏足比公之萬一
耶

順治庚子季春內翰林弘文院侍講
商丘李日撰

序

今夫志何昉乎昉於史循蜚諸紀荒
唐未足信也文明以後代有史臣紀
載之詳書事之直至周益備上自王
國下至侯邦窮鄙陬邑莫不有紀是
有職方小史外史太史之稱咸陽一
炬蕭鄴陽先入丞相府收取圖籍猶
幸得識天下人物戶口多寡山川阨

塞之數厥後或爲十道志或爲九域志或爲寰宇一統志總倣古史之遺以紀故實備考核垂法戒典至鉅也不佞昔同先文安公隨史臣之後流覽載籍每嘆一代之典各有信史以志一統之盛我

清混一區宇業十七載幅員之廣文物之盛因革之詳剏制之美生齒之繁

固遠過前代通志一書所以大一統紹前徽詔後禩纂修尤不容緩前撫軍吳公嘗檄下八郡旁求舊志設局纂修兵燹之餘煨燼斷簡僅存什一城郭是而人民非文獻未可問荆棘布而汙萊滿則壤未可問奔走疲而室家仳庸調未可問供億煩而心肉剗租賦未可問高岸谷而深谷陵山

川雲物未可問官斯土者日從事于
癸庚戌巳中奚暇諮故老搜遺牒延
名碩從容於片槧半碣之間哉
今撫軍賈公仗節鉞撫綏我中州百度
維新創爲修志之舉通行兩河網求
舊章博采稗乘敦禮耆英開局哀輯
其有舊志未載近今之事者而因陋
就簡不諳體裁者更延名碩訂正務

俾闕略咸輯今昔備載詳爲校讐三
易稿成帙時不佞奉

召過里撫軍公飭扎徵言命弁簡端不
敢以不文辭於是揆冗伏讀其間星
紀輿圖山川風俗人物祥異上下千
百年文功武烈因革損益不啻入冊
府而覩琳球眎百家而奏笙瑟也體
裁嚴而正叙事約而該摛詞典而確

去取詳略允稱信史昔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千載而下不得日爲一國之書茲志之成豈直日爲兩河之書哉自茲以選相繼增修俾弗闕略庶不使後之視今猶夫今之視昔也不佞戴星北上全書告成珥筆而贊一詞若夫學愧二酉才乏三長不佞綴辭吐鳳雕龍之後實昭予醜也第從全

書所載而質言之如此

賜進士第太常寺少卿前內翰林弘文院纂修

聖訓侍讀學士王無咎撰

序

若稽古治逖覽皇風草昧初開井疆
攸判三千餘軸紐地柱而相牽二十
八星貫天根而下燭惟媪稱富惟帝
養材積塊積形問廣輪於豎亥爲經
爲緯掌土會於司徒惟有白茅黃土
之封遂分三壤五色之異若夫吾豫
實乃神臯鳳貌弩弓斯推膏腴鼠肝

黎填茲曰墳壚黃裳苞河嶽之宮填
宿宅風雲之府一畫肇出天開造化
端倪九鼎旋營人扼神州腰領輶轅
伊闕四關四塞爭雄河內關中東漢
西漢并峙佳哉南陽地氣割楚而跨
荆魏矣趙氏王京蟠龍而伏虎弔魏
武於鄴下雲生銅雀懷康叔於淇泉
風紀干旄汝南多才尤傳漢世宋州

沃野舊祖周賓此豫之大畧也若乃
聖神節烈之繁禮樂文章之脩土風
吏治之大戶口庸調之宜田疇庠序
之修城郭甲兵之衛籓封守令之別
關梁陵墓之遺雖振古以如茲歷於
今而稱盛是蓋躬逢

堯舜乃獲親炙周召

中丞賈公開國軼才救時元老虎頭

驚領獨當一面鎮中原紫電青霜身
作長城抗萬里夏雨與春霖交響光
風偕湛露齊飛憫廿載來疫癘饑寒
盜賊水旱民亦勞止幾煩

聖主傳餐撫八閩內民生物產鐘鼓桑
麻績用有成已見斯人擊壤作丹雘
理梓材藻漫漶之乾坤維新似錦戒
繭絲勵保障鑄支離之州縣不缺如

甌顧以爲實事託之空譚特書生淺
技民俗編成國史實

盛代良書爰當三年報政之期上追列
國陳詩之義博求往制周諏聞人挈
其大綱裁其衆目劫灰中斑駁蚪蚪
盡入毫端羸火後破碎縹緗悉歸意
匠志同蕭相棄財物而取圖書文倣
班椽勒天文而臚食貨酌今酌古本

政書上自林勲紀瑞紀災五行論校
之劉向所謂典繼絕廢潤色鴻業作
千襪之金繩豈徒曄若春榮瀏如清
風誇一時之彩筆嗟乎郇模三十字
堪告楓宸鄭俠一幅圖亦藏金匱況
夫

上有崇文之主下覩爲憲之臣烏黑無
歌河清有頌奠九有之脊則秦首不

濡而吳尾不搖禮三呼之嵩則日際
來賓而月竈來享東都雖好學亦遭
遇乎斯時草野愧無文聊拜颺夫盛
事謹序

峕

順治庚子夏杪

賜進士出身原任江南督糧道前內翰
林秘書院編修嵩陽傅作霖撰

序

大司馬中丞賈公修河南通志成屬
囄序之囄聞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
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畹租餽錢
貫絲縷鼓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織勤
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間華飾者之所
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
珍器之數此游間華飾者之所詳而

織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
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在此
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
古而已然亦有謂隨其郡國州邑之
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
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
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
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黎赤

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五方九圍
之異俗其列而載之可也至于篠簜
筥籥淮蠙江龜海鎔之纖細則類於
草木蟲魚之書而歲時男女輿服好
尚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
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
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
不得以其穢雜而略之而况其大且

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往往無與於觀民省方激揚感發之旨抑何異乎家之籍專以玩具爲粧綴而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

河南爲天下中北聯于燕于晉于魯西界于秦楚東接于淮南抵于江其間之山川嵩嶽黃流而外蓋亦多矣其間之人物職官政賦禮樂之屬數經沿革而繁曲難紀風俗隨其所近之地而各異是以一中州有數方之風氣然其所以仰遵名教大同至正之理則無別焉今一一疏析其山川

人物職官政賦禮樂之屬爲感發其風氣則八郡之所處雖爲殊方將風俗日底于熙隆皆此志之功也皆賈公之化也蓋

賈公之操觚授簡深有合于觀民省方激揚感發之旨而非徒飾夫文藻之觀也噫嘻國志之與家籍體裁雖殊至其的然當于實用而有裨益則

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其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此志者中州之籍記也後人當于志而知

賈公之用心爲之惕勵焉則志之爲功于中州且千百世而不窮文誰不歎服其善乎是爲序

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六月

賜同進士出身原任提督江南蘇松常
鎮淮揚徐州等處學政山東道監察
御史永城李胤岳謹撰

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六月

賜同進士出身原任提督江南蘇松常

鎮淮揚徐州等處學政山東道監察

御史永城李胤出謹議

